

• 《史記》 • 《資治通鑑》 • 《唐書》 • 《春秋》
• 《左傳》 • 《尚書》 • 《宋史》
• 《戰國策》 • 《漢書》 • 《明史》
• 《三國志》 • 《後漢書》 • 《清史稿》

名詞大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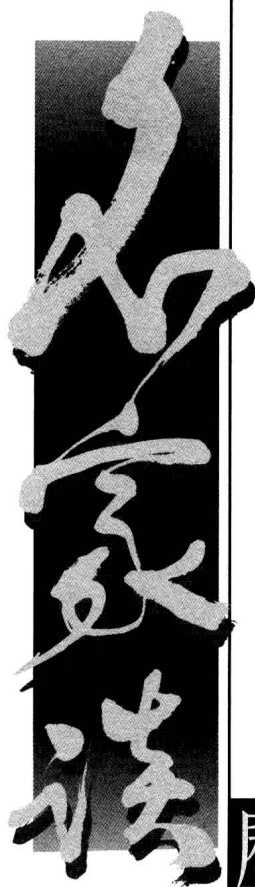
歷史 要籍

今天對於古代遺留下來的書籍的處理，再不能用經、史、子、集這些名詞來割裂了。梁啟超在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便已說過：「以舊史作史讀，則現在數萬卷之史部書，皆可謂為非史；以舊史作史料讀，則豈惟此數萬卷者皆史料，舉凡以文字形諸記錄者，蓋無一而不可於此中得到史料也。」這是通達的看法。特別是考證古代史實，遺留到今天的書籍，本來不多，有些書，後人雖加上「經」名，其實乃是當時的重要史籍，如果不和它們見面，便談不到研究古代史。范文瀾氏在《中國通史簡編》第一編指出：「幾部經典，流傳到現在，已經二千多年，經學本身起了多次變化並產生了各種派別。每一變化和派別，都或大或小地影響到文化的各個方面。所以不了解經，便不能了解中國文化。」這很難了解中國文化。這很

• 《史記》 • 《資治通鑑》 • 《唐書》 • 《春秋》
 • 《左傳》 • 《尚書》 • 《宋史》
 • 《戰國策》 • 《漢書》 • 《明史》
 • 《三國志》 • 《後漢書》 • 《清史稿》

歷史

要籍



名家談歷史要籍

- 選 編 …… 莊 昭
責任編輯 …… 陳元階
設 計 …… Foremedia Design & Production
出 版 …… 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
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
<http://www.commercialpress.com.hk>
印 刷 ……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
版 次 …… 200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© 2001 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

ISBN 962 07 5371 2

Printed in Hong Kong

版權所有，不准以任何方式，在世界任何地區，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、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。

從《名家談》說書緣

“文章如人世，有過眼煙雲，有歷久猶新。值得存世的文章，不但要讓其流傳，並宜按時代需要，賦予新的生命，讓它再放光芒，這是出版者的責任。”

《名家談》是一套重新編選的叢書，主要內容出於1961~1973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十卷本《藝林叢錄》，文章大都是一代名家的作品，大多寫於五六十年代之交，所涉幾及中國傳統人文學科的各個範疇。《藝林叢錄》脫銷已逾三十年，本館編輯部屢欲重版改編而不果，今終重新編選，並賦予新的出版形式和裝幀，總算完成一樁心願。文章如人世，有過眼煙雲，有歷久猶新。值得存世的文章，不但要讓其流傳，並宜按時代需要，賦予新的生命，讓它再放光芒，這是出版者的責任。

與藝林結緣

即使如何的喜歡讀書，一個人手頭常翻動、常讀的書相信不會太多。《藝林叢錄》卻是三十年來，我常翻、常讀的手頭書，至今興味不減。到今日，個人對中國人文學科尚能有較廣泛的知識，尚算懂得寫文章，部分要歸功這套《藝林叢錄》的啟牖。這套

書的重編出版，引發我與《藝林叢錄》的一段書緣的回想。

書是在七十年代初購買的，時正就學於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。其時的新亞，學術和讀書氣氛濃厚，師生同學之間，辯學問難的風氣也盛。在此氛圍和風氣的默化下，求知若渴，要讀想讀的圖書很多。自己主修的歷史學和修讀的各科圖書，就夠讀的了。“一事不知，儒者之恥”，當時新亞人文學系的老師，不乏通人，講求知識的淵博。耳濡目染，影響所及，喜讀書、想做研究的同學，無不追求博覽羣書。但限於時間，有心無力，何況乏人指導，無從入手。《藝林叢錄》對我來說，像是中國人文學科的一套“大百科”，視之為引導走進各門類學問的鑰匙。

閒適的閱讀感覺

大學時代，青年慕遠，尤鍾愛宏觀和理論性的著作。日啖大部頭圖書或看大塊文章，每隔相當時日，難免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覺。在我來說，《藝林叢錄》是調節閱讀壓力的良伴，不會浪費讀書光陰，又可用較閒適的心情去閱讀。書的內容廣泛，舉凡語言、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書畫篆刻、各類藝術，以至人物掌故，幾涉及中國人文學問的所有範疇。隨興所至，不為時限，任意瀏覽，有如走進知識的密林，東張西望，信步而行，一步一新奇，一步一景像，不感疲累，有的只是閱讀的愉悅和知識的滿足。尤好睡前、早起的時段閱讀。真有點古人“剛日讀經，柔日讀史”的味道。

名家的經典

二十世紀前半，中國雖動亂相尋，但承百多年來傳統文化在西學新潮衝擊下的蛻變，反而是學術的繁盛期，尤其三十至五十年代，更是文化學術、文化著述的發皇時期；既承舊學，始蜉新知，新意泉湧，名家輩出。

《藝林叢錄》是輯集原刊登於報章副刊的文章，叢書中的不少作者，是當時的學術專家、名家或通人，可以說網羅了內地港澳一時學問的英彥。他們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寫下的文章，不乏晚年學慮成熟的傳世之作。不久“文化大革命”發生，其中大部分人，身家性命懸垂，更遑論學術文化了。六七十年代以後，“修短隨化，終其於盡”，這批名家不少亦陸續謝世。《藝林叢錄》不失時機，在五六十年代之交，留下了一批名家的名作，其貢獻於學術文化，豈止一代。

文章的精妙

叢書內的文章，不管是大通論、小專題或是一人一事一物的考證，原囿於報章體例，少的只千把字，多的也不過萬餘字而已，而敷敘、推理、論列、言情盡在其中矣。所謂“舉重若輕”，談何容易。寫文章要有此種境界，無深厚學問積蓄，文字不久經磨練，何以臻此。其中作者如章士釗、沈尹默等，學問而外，亦是近代文章大家。為文章法，鍛字鍊句，醇厚清通而具明顯的個性。我每閱讀一文，知識學習而外，對文章章法，文字錘鍊，忖

摩品嘗再三，從中領略為文之道。我們這一代，少受寫文章的嚴格訓練，體味這輩名家的文章，也可為學寫文章補補課。先師牟潤孫先生，每授史法，總說：“治史者，第一是文章，第二是文章，第三還是文章。”聆聽多年，但牟師從不曾詳加說明。或者做學問、學寫文章就是要這樣自我尋覓忖摩的吧！

購買這套叢書的當時，不曾留意是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，更想不到日後會在商務工作。這套叢書已伴讀三十餘年，至今仍隨時隨興翻閱，相信亦是一種書緣。今編輯部認為這套叢書，不流通已久，有重版的價值，讓喜歡中國人文學科的青年學生和讀者，有接近近代名家作品的機會，使學問薪火，承傳不息。另為方便閱讀和更具系統，按門類重新編選，舊版的舛誤亦有所訂正。編輯部知我與《藝林叢錄》有以上書緣，囑作一文以代出版說明云。

陳萬雄

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

作者簡介

牟潤孫 (1908~1988)

生於北京，祖籍山東省福山縣。畢業於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，師從陳垣、顧頡剛先生等。先後任教於上海同濟大學、臺灣大學、香港新亞書院。1964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。牟潤孫博通經史，精熟目錄版本之學，著有《注史齋叢稿》、《海遺雜著》等。

汪宗衍 (1908~1993)

字孝博。廣東番禺人。文史研究家。中年以後寓居港澳。著有《廣東書畫徵獻錄》、《廣東文物叢談》及續編《陳東塾年譜》、《天然和尚年譜》、《疑年偶錄》、《讀史稿札記》等。

張舜徽 (1911~1992)

歷史學家、古典文獻學家。湖南沅江人，出身於書香門第，少時從父學習。1932年起先後任教於長沙文藝等中學；1941年後在蘭州大學等校任教。1950年後，任教於中原大學教育學院，歷任華中師範大學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歷史文獻研究所所長。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。

出版著作25部，主要有：《說文解字約注》、《鄭學叢著》、《史

學三書平議》、《中華人民通史》、《中國文獻學》等。

白壽彝 (1909~2000)

歷史學家。河南開封人。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畢業。歷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、史學研究所教授。著有《中國交通史》、《中國伊斯蘭教史綱要》、《史學概論》等。

柴德賡 (1908~1970)

歷史學家。浙江諸暨人。先後擔任輔仁大學、北京大學教授，著有《史學叢考》、《史籍舉要》。

目 錄

從《名家談》說書緣 陳萬雄	i
作者簡介	v
說二十四史 牟潤孫	1
蔣古堂二十四史 汪宗衍	13
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 張元濟	15
從《尚書》談到《戰國策》 張舜徽	19
《春秋左傳》辨疑 牟潤孫	29
司馬遷和他的著作《史記》 張舜徽	45
仿效《史記》編成的斷代史	
——從《漢書》到《清史稿》 張舜徽	63
談陳壽的《三國志》 繆 鉞	93
陳壽的史才 白壽彝	101
《明史》與《明史稿》 易 于	109
談《清史稿》 遠 齋	113
談《清史稿》之版本 無 咎	117
《清史稿·目錄》與《引得》 汪宗衍	121
《清史稿》之錯簡 于 今	127
《資治通鑑》的編述 張舜徽	131

《通鑑》的編纂方法	柴德廣	135
《通鑑》怎樣寫戰爭	白壽彝	145
《通鑑》學	仲 華	149
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和《續資治通鑑》	張舜徽	155
《資治通鑑》的改編		
——紀事本末體的出現	張舜徽	159
談《通鑑紀事本末》	柴德廣	165
略論《明史紀事本末》	寧 靜	171
歷代會要	張舜徽	179
《通典》和《文獻通考》	張舜徽	183
鄭樵和他的著作《通志》	張舜徽	189
三通與四通	典 午	197
劉知幾的《史通》	張舜徽	201
章學誠的《文史通義》	張舜徽	217
顧祖禹及其《讀史方輿紀要》	倉修良	229
後 記		245

■ 牟潤孫

說二十四史



史學的獨立

中國史學雖發達甚早，而史學最初並未獨立。司馬遷著《太史公書》（魏晉後稱《史記》），《自序》說：“上紹《春秋》。”班固著《漢書》，《敘傳》說：“旁貫《五經》，上下洽通，為春秋考紀……”可見班、馬觀念中，並無經史之分。《國語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楚漢春秋》、《太史公》、《漢著記》，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，皆屬於《六藝略·春秋類》。《古封禪羣祀》、《漢封禪羣祀》、《議奏》，在《六藝略·禮類》。《高祖傳》、《孝文傳》在《諸子略·儒家類》。晉荀勗著《中經簿》，採四部分類法：甲部，六藝及小學。乙部，諸子、兵書、術數。丙部，史記、舊事。丁部，詩賦、圖贊。四部之分開始於此時。李充為著作郎，重分四部，甲部五經，乙部史記，丙部諸子，丁部諸賦。從此經、史、子、集四分類才確定，人們稱史部為乙部亦由此開始。（均見《潛研堂文集》卷十三）在目錄中，史書單獨成為一部，是在魏晉之際，為無可爭辯的事實。至於史學何以於此時始能獨立，我在《論魏晉以來崇尚論辯及其影響》一文中曾略加以論述，講授史學史時亦頗有發揮，此處不再多及。

綜合名稱的開始

“二十四史”，綜合名稱是逐漸發展形成的，最早有“三史”之稱，那是在魏晉之際，指的是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東觀記》（今有輯本，稱《東觀漢記》）。《續漢書·郡國志》：“今但錄中興以來郡

縣改異，及《春秋》、三史會同征伐地名。”《晉書·傅玄傳》：“撰論三史故事，評斷得失。”《隋書·經籍志》有《三史略》二十九卷，吳太子太傅張溫撰。所說三史皆是上面所說三書。錢大昕說：“自唐以來，《東觀記》失傳，乃以范蔚宗（范曄字蔚宗，清人避玄燁的諱所以稱他的字）書當之。”（見《十駕齋養新錄》卷六）指的是宋范曄《後漢書》。

其後又有“十三史”之稱，錢大昕說：“唐時以《史記》、前、後漢書、《三國志》、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魏、齊、周、隋書，為十三代史也。”又有“十史”之稱，“十史者，自三國至隋，十代之史。”（均見《十駕齋養新錄》卷六）“三史”、“十史”、“十三史”都是讀史的人們綜合稱謂，並非通過封建王朝明令公佈。唐代考試弘文、崇文生，《史記》、前、後漢書、《三國志》列為一科，所以有“前四史”或“四史”之稱。

正史的定義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而後各史均無藝文志或經籍志，直到《隋書》始有《經籍志》記載書目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史部開頭是正史類，它的小序先說明史官的設置，其後略敘歷代的修史情況。第一部書是《史記》，第二部是《漢書》，這樣地說明與著錄，就明確地規定了正史的意義與體裁。

《隋書》是李世民（唐太宗）命魏徵集合史官修撰的，它的《志》包括五個朝代（梁、陳、北齊、周、隋），所以又稱《五代志》。因

為姚思廉、李百藥、令狐德棻同時奉命撰梁、陳、北齊、周書，而這幾部書都無志，所以與《隋書》的《志》合併在一起。《隋書》既出於官修，我們因此說《經籍志》的正史小序，反映了封建王朝的史官對於正史主要的看法，也即是與統治者觀點相符合，應當是正確的。

劉知幾(公元661~721年)著《史通》對於正史的見解與《隋書·經籍志》並不相同。劉知幾的《史通·外篇第一》是《史官建置》，從古代敘述到唐，其次是《古今正史》，從“三墳、五典”、《尚書》說到唐代國史，他的理論頗與《隋書·經籍志》接近。不過，劉氏說：“墳典所記，無得而稱者焉。”《尚書》為正史的開始，其後接以《春秋》(指《左傳》)，再後才是《史記》，顯然他與修《隋書》的人觀念不同，他將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列入正史。在《陳書》之後，《魏書》之前，他加入了《十六國春秋》。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在《六藝略》(即六經類)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亦將它們列入經部，劉知幾改經為史，足見他的識見十分卓越而且大膽。《十六國春秋》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列入史部霸史類，認為十六國都只是割據一方的霸主而非“正統”。劉知幾將它列入正史，是認為在拓拔魏統一北方之前，十六國明是北方各地區統治者，豈可不予以承認？也反映出他個人的正史定義，是史學家採取史官所紀錄統治者的歷史，參考了公私記載，編成的史書。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十六國春秋》皆當列入正史，而不問所記的統治者是否正統，或體例中紀、傳、志、表是否完備。他的主張雖不為後世所採納，

但我們談正史的發展，則不應當忽略了劉知幾這一個主張。

官修史書

唐修《晉書》時，宋何法盛《晉中興書》、宋謝靈運《晉書》、齊臧榮緒《晉書》等舊史，均完整無缺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均著錄其書。（《新、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、《藝文志》亦均著錄其書。）唐官修《晉書》，司馬懿（宣帝）、司馬炎（武帝）兩《紀》，陸機、王羲之兩《傳》的“論”，均稱“制曰”，是李世民所撰，《晉書》因此有“唐太宗御撰”之說，那是不正確的。唐修《晉書》流傳後，別家《晉書》後來就逐漸散佚，是史學上極大損失！

一般人認為封建王朝集合多人編撰前朝史書，派大官監修，是始於唐修《晉書》。其實令狐德棻、岑文本修《北周書》，顏師古、孔穎達、許薛宗修《隋書》的《紀》、《傳》，于志寧、李淳風、韋安仁、李延壽修《隋書》的《志》，皆由秘書監魏徵監修，（姚思廉修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，亦由魏徵監修。）其事在修《晉書》之前。北齊修《魏書》，“齊天保二年（公元551年），敕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，勒成一史。又令刁柔、辛元植、房延祐、陸仲讓、裴昂之、高孝幹等助其編次。”（見《史通·正史篇》）比貞觀二十年（公元646年）幾乎早一百年。隋開皇（公元581~600年）時曾命魏澹重修《魏書》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其書一百卷。（《新、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、《藝文志》亦均著錄。）魏澹的書，後來也散佚了。

與諸家《晉書》、魏澹《魏書》遭受同樣命運的有《東觀漢記》，

吳謝承《後漢書》、晉司馬彪《續漢書》等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均著錄。（新、舊唐書《經籍志》、《藝文志》亦著錄。）另有華嶠《後漢書》九十七卷，隋時已殘缺。《史通》說：“推其所長，華氏居最，而遭晉室東徙，三惟一存。”（新、舊唐書《經籍志》、《藝文志》均著錄華嶠《後漢書》三十一卷。）又說：“世言漢中興史者，惟袁、范二家而已。”袁，是指晉袁宏《後漢紀》。

范曄《後漢書》有武則天兒子李賢（章懷太子）集合門下賓客作的《注》。范書無《志》，梁劉昭注了范書，又為司馬彪《續漢書》的《志》作了《注補》。北宋以范書的《紀》、《傳》、李賢《注》與司馬彪的《志》劉昭《注補》合刻在一起，現在通行的《後漢書》就是這樣一部混合體。其他諸家《後漢書》後來均歸散失。（章學誠說謝承《後漢書》清乾隆時猶存，但現在能見到的藏書家書目中，均無此書。）

正史的確立

宋人於十三史之外加入李延壽的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，歐陽修、宋祁等人修撰的《唐書》，與歐陽修的《五代史記》，稱為“十七史”。宋版《南齊書》卷末有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崇文院牒文：“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八月十一日敕，節文《宋書》、《齊書》、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、《後魏書》、《北齊書》、《後周書》，見今國子監並未有印本，宜令三館、秘閣見編校書籍官員，精加校勘……板樣依《唐書》例。……”可知十七史宋國子監均有印本，此外更有私家印本。